

南海之花

——新闻、文学作品选集

冯广度
著



马广度 著

南海之花

——新闻、文学作品选集

花城出版社

粤新登字 05 号

责任编辑 陈定方

封面设计 冯兆平

南海之花

——新闻、文学作品选集

冯广度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湛江日报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开本 7.875 印张 1 插页 160,000 字

1992年12月第1版 1992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ISBN 7—5360—1402—3/I. 1250

定价：4.50 元

作者简介

冯广度，男，1933年12月14日出生于广东省惠州市。1953年6月毕业于华南学院文学系，从此走上新闻学的道路。总学新省高审任记者的报纸新闻专业委员会委员。1981年5月加入广东作家协会，1986年6月被评为广东省新闻界的新闻工作者，成为新闻专业委员会成员。1987年9月被授予高级编辑，成为全省首批获得新闻职称的人员之一。

三十多年来，在《人民日报》和省、市报刊上已发表多种文学作品近千篇，共约一百多万字。



作者近照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com

崇高的社会责任感

——记者、作家冯广度剪影(代序)

何银华

老冯的个性，刻画起来是蛮有特点的。他为人忠厚，处事缜密。如果从记者的角度去审视，他那对党的新闻事业的一片赤诚和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便给人们留下强烈的印象。

冯广度同志从事新闻工作快四十年了。四十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个人的毕生精力和全部的奉献。从1953年他踏出大学校门到如今，一直蹲在《湛江日报》。其间，报纸几易其名，他依然固守阵地，勤奋笔耕。漫漫四十个春秋，风风雨雨，他没有见异思迁，没有这山望着那山高，没有打回惠州老家的念头，而乐于奋斗在粤西那块历史上贫瘠的土地上，尽着一个新闻记者的天职。这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我很敬重他。编辑部里的同志也很敬重他。大家都把他视为新闻兄长和前辈，亲切地称呼他为“度叔”。

我初识老冯，应追溯到三十多年前的那个“大跃进”年代。当时，湛江《每日新闻》先后刊登了《截流之战》和《欢乐的巨流》，这两篇通讯描述了举世闻名的雷州青年运河鹤地水库拦截九洲江和首次放水的动人情景，热情讴歌了把热血、智慧和豪迈劳动献给了运河的数万名雷州青年，文笔流畅，激情汹涌，给我们留了难忘的印象。作者冯广度的名字也同时深深地

印在我们的脑海里。现在还清楚地记得，1959年秋，我们高一学生刚入学不久，新当选的班长就给我们朗读了《欢乐的巨流》这篇通讯，“……从鹤地山脚到南渡江边，红土翻滚如浪，大地敞开胸膛；青春的歌声，有如新河的波浪！”我们都被作者的激情感染了。不久，在学校的领导下，我们也满怀豪情地结集在青年运河的旗帜之下，参加了移山造海开河的行列，度过了一段“大地当席，拿天作蚊帐”的工地生活。可以说，这是我和老冯初次结缘，后往，或许还有当年的效应，还有当年为运河流过汗的因素，我大学毕业后也志愿来到了鹤地水库红湖农场。工余总爱翻阅《雷州青年运河特辑》，浏览冯广度等一批记者、作家的篇章，从中领略写作的甜酸苦辣。正是由于他们生活在群众中，与人民休戚与共，文章的字里行间，便洋溢着激情，热情歌颂了人民群众的艰苦奋斗精神和团结互助的风格。农场里的一班文友们，边阅读，边切磋，边借鉴，边模仿，终于写出了《红湖激起千重浪》这篇反映军垦战士屯垦戍边的报告文学。尔后，我还采写了《青年亭抒怀》、《青年亭畔续新编》、《青年亭上足超然》等反映运河新貌的散文、通讯和报告文学。在青年运河题材的作文中，冯广度一直是我心中的老师。

1976年初冬，我从军垦调进《湛江日报》。在编辑部这个大家庭里，我在默默地向老编辑老记者学习，力争在业务上快点上路。已过不惑之年的老冯同志，更是常常给我指点，帮助我熟悉新闻记者的采编业务。他常说，深入调查，正确反映客观事物，满腔热情地宣传新生事物和歌颂先进人物，这是党的新闻记者的神圣职责。他正是这样实践的。综观冯广度的作品，无一不闪耀着歌颂人民创造力的光辉；对改革开放，更倾注了满腔热情。发表于1985年6月13日《人民日报》上的《青

山遮不住》一文，便见作者对改革潮流的独到的思考。

屈指一算，经过近四十年记者生涯的老冯同志已接近了退役年龄。然而，作为一名老新闻工作者，却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在驱使着他。他希望新闻事业后浪推前浪，希望报纸不断跃上新台阶，希望报界多出人才。在《湛江日报》四十周年庆典上，他发表了一番热情洋溢的讲话：“在我们的队伍中，今后应多出一些名记者和诗人、作家、美术家、摄影家，也可以多出一些政论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因为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也是一个多出人才的时代，是一个群星灿烂的时代。”一名老记者的厚望溢于言表。

《南海之花》是冯广度老师多年耕耘的一个成果。在此谨表示诚挚的祝贺。

拜读《南海之花》，我们将看到一位老新闻工作者的辛勤步履，领略其闪亮的思想轨迹，从中获得某种有益的启迪。

1992年9月12日夜于湛江

目 录

崇高的社会责任感(代序)	何银华	1
通 讯		
截流之战.....		3
欢乐的巨流.....		7
在海岛棉试验场里.....		9
南海之花		
——访我国第一名女潜水运动员王禄漪		13
水东卫生近事		17
新旧邹文海		20
珍贵的奖尝		
——关于良种的故事		30
田野上的哨兵		33
山村春色		36
英雄渠的故事		39
一个成功的横向经济联合体		
——记粤西石油联营公司		51
厦门行		55
舞台姐妹		58
福日之歌		61
列车开上农民办的铁路		63

泉州访古	65
四通八达的交通网日臻完善	72
振兴轻工 走向世界	
——记廉江县皮革塑料工业公司	75
企业之魂	
——记湛江糖厂	78
“美的使者”和他的足迹	
——记湛医附院整形大师郝新光	84

散 文

“老水利”	97
抢险	104
春燕归巢	107
金色的乡路	113
“胡椒王”三上省城	118
运河岸边	123

杂 文

“庖丁解牛”故事的联想	137
想起了高高的木棉树	139
可贵的实干巧干精神	141
毛毛细雨湿衣裳	143
点燃理想的火炬	145
有感于“两袖清风”	147
好管“闲”事解	149
但将永远存在	151

向生活勇猛前进的锐气	153
乘风破浪会有时	155
在党的阳光照耀下	158
青山遮不住	160
大船队才好冲浪！	162
时代的号角	164
新春漫笔	166
精神之星永不陨落	168
封建迷信和“畸形信仰”	171
重在坚持	173
“老黄牛”精神颂	174
劲松挺立	176
播火者赞	178
长青水果场的启示	180
由一则希腊神话想起	182

评 论

谈谈写点报告文学	187
评杨干华的短篇小说近作	190
含有发人深思的哲理意味 ——评林贤治的三首政治抒情诗	197
《“七级总理”》及其他	205
胡闹不是艺术	213
小议含蓄	215
“秤锤”与“竹竿”	218
提倡游记文学	220

写新的生活和新的人物.....	222
应沿着民族化的方向前进.....	225
春风化雨 润物无声.....	227
“自己的声音”.....	229
加强和改进对先进人物的宣传报道.....	231
让新闻照片唱“主角”.....	236
后 记	239

通 讯





截流之战

1958年12月16日，是九洲江截流战斗中的一天。

晴朗的冬日早晨，阳光像无数支金箭一样射到青年运河鹤地水库的截流工地上。九点半钟，截流指挥部测量到当时九洲江的流量为七.七秒公方（该江最大流量为三千秒公方）的时候，向二千多名截流大军下达了截流命令。立即，截流大军就分赴四道防线，把八千多个像“重型炮弹”的沙包，一个一个的投入九洲江，在急流中激起无数浪花，发出阵阵巨响。截流大军向九洲江大举进攻了。这是一场关系着青年运河鹤地水库工程能否提早建成的大决战。截流是水利工程施工中，为开辟新的施工场地，改变水流去向的一种重要措施。截流工程结束后，鹤地水库的大坝重点工程，便开始由西一坝、西二坝、副坝转移到主坝和溢洪道部分来了。

在截流大军的猛攻下，只不过十七分钟就把江水封住。截流的前哨战打响了。青年运河鹤地水库工程指挥部总指挥王勇站在截流场地的最前端指挥作战，时而指挥人们如何把沙包投到江中，时而指挥人们如何赶快进行一边填土一边打夯，指挥拖拉机进行压土，指挥截流大军进行分秒必争的战斗。参加截流的二千多名突出手，都是经过挑选的精兵强将，有的曾经是战斗英雄或者是游击队员，也有的是生产能手或者是水利功臣。在紧张的截流战斗中，他们都神志勃勃，勇敢坚毅，顽强地战斗到底。

城月团家寮突击队长、共青团员、一等水利功臣黄绍理，在运河开工时，曾经热情地挖过第一锄土，运过第一车土；今天，他推起自动卸土的车子跑起来，脚掌不着地似的，飞一般的快捷；在两百公尺运距上，创造了五分钟运两满车土的高纪录。每当车子要从围堰高处推下五十多度斜坡时，他就把身子弯起来，把全身的力收缩到最大的限度，趁势随车一滑，将满满的一车土推下堵口来。在他的带动下，整个突击队，当天的运土效率都比平常提高一倍以上。

黄略团黄略营的年轻的共产党员王秀贞和共青团员王雪明，是带头在九洲江急流中堆放大沙包的两个女突击手。这两位女突击手，谢绝了慈母的婉留，在完成了家乡的内塘水库建设工程后，又来到青年运河鹤地水库工地。她俩有时出现在拉车竞赛行列中，有时出现在大坝坝面的打夯队伍里，一直干着最艰苦的活。当指挥部发出了准备截流的号召后，她俩就心焦地向营教导员吴国蛮请求：“让我们去吧，让我们去吧！”吴国蛮却一口咬定：“不行。”这一下，可把她俩急坏了。

其实，吴国蛮也有自己的想法：一来，截流是在江上进行的，正所谓水火力大，姑娘们总是不适宜干这种活的；二来，他又想留她俩在队里领导其他的民工搞土方，好让自己参加截流去。她俩呢？却一心向往参加截流。自从水库的大坝工区卷入紧张准备截流的最后战斗，她俩的心也飞向了九洲江心；每次走过截流围堰，都要贪婪地看几眼，心里急得很，老是打听着：“究竟那一日进行截流呢？”眼下，一见教导员吴国蛮不让自己参加，很不好受，异口同声的紧跟着问：

“为什么不让我们去？”

“水火力大，女子去不好。”

“男子去得，为什么女子去不得，你这不是重男轻女的旧思想吗？可我们是来建设的，倒不是来享福的啊！”她俩毫不放松。

在决定截流的前一天，她俩还是和教导员吴国蛮坚持地争执过。吴国蛮被说得无话可答，只好让了一步，半开玩笑地说：“党团员、干部都要去参加截流的话，剩下搞土方的民工没人领导也是不行的呀！这样吧，我们三个来抽签，看那两个抽得长签的就去参加截流。”

她俩说：“抽就抽。”真是凑巧得很，结果她俩都抽到长签。吴国蛮只得苦笑说：“生成你俩好命水啦！”她俩却又要强地说：“谁同你讲，我们就是抽短签也一定得参加截流呢。”这下，反转来倒把吴国蛮气坏了。

她俩被批准参加截流大军后，真高兴得蹦蹦跳跳的，截流前一天的晚上，都睡不着觉，心挂挂的。夜里，两人细谈密语，商量着要怎样把大沙包投到江中去，又要怎样的打夯。未到四更，秀贞就先催雪明准备起床了，看到天还未亮时，才又睡下来；过一会儿，又是雪明催秀贞准备起床了。两人真好像“斗公难”一样。结果截流这天，她俩竟是全营中起得最早的。

来到截流场地后，她俩脸上时刻露着微笑。截流令下达时，她俩就紧张地投入战斗，托起大沙包竟和雨点一般猛投入江中，虽然累得满身大汗，而嘴里还不住地叫着“这沙包呀，像煮熟的蛋一样轻哩。”一会儿又跳下堵口，在水深齐胸的急流中，和其他的突击手，堆放沙包，弄得全身是泥是水。接着，堵口开始填土了，这两位在家乡建设内塘水库时已是女子打夯能手的姑娘，就又带头把第一个石硪搬到截流工地；本来要十二个人一齐打夯的，她俩仅组织了八个人首先打起来。到十一时左